

艺术赏析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西安话剧院创排的话剧《延水谣》,以抗战时期的延安为背景,讲述了全国各地文艺青年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求学、创作、接受战火淬炼,最终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实现文艺创作观念转变和精神境界提升的故事。作品再现了延安时期火热的文艺氛围和战斗图景,刻画出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昂扬精神风貌。

“看见了,真的是宝塔!逸萍,你快来看啊,我们到了,终于到延安了!”几位来自祖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一同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激动地捧起陕北的黄土,一句句深情的呼唤,把观众引入话剧《延水谣》构建的情境之中。

话剧《延水谣》采用多条叙事和由点及面的表现手法,讲述了三组典型人物的成长过程。剧情将“鲁艺家”成长的起点,设置在一场艺术沙龙中,展现文艺观念的冲突。剧作设置了鲁艺学员针对《秋夜》和《前沿》两个剧本展开激烈辩论的情节。来自都市的林逸萍、竺之奇,倾心于《秋夜》表现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来自苏区的李三妹和出身社会底层的许翼飞,则更加赞赏《前沿》展现的火热战斗生活。这场辩论以丰富的细节、激烈的言辞,以及两类学员之间文艺观念的不同,反映出沉浸在“个人小小的悲欢”与“担当时代救亡图存重任”两种创作理念之间的巨大差异。井冈山热土孕育和启蒙了李三妹对文艺的赤诚,《前沿》是中央苏区工农剧社队员们边演边改的成果;饱含着“山顶上”满腔的热情、对军民一心朴素的追求——鼓舞军民抗战斗志。舞台搭在前线的实践,使李三妹从一开始接触文艺便产生了一种理念直觉——文艺与革命、文艺与人民之间是高度关联的。然而,周围有人对这种“业余演出”的质疑,让她又怎能理直气壮地正视自己的直观认识。

《秋夜》如约上演了。然而这部所谓“专业的、艺术性强的”作品并没有收到群众的热烈反响。不只是话剧《秋夜》的表演,还有《茶花女》的独奏,《天使》的合唱……这些“精心”准备的演出,反倒让现场官兵忍不住抱怨“乱弹琴”,老百姓宁可去听民间艺人的演唱。剧作以强烈对比,突出鲁艺学员之中存在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文艺风格之争,以及文艺工作者与老百姓“看得懂”与“看不懂”的效果之争。究其根本,在于是否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

聆听延河的旋律

——评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延水谣》

刘绍颖

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又好看,不切实际,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汇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我们的文艺是为谁的?”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给出了答案: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话剧《延水谣》艺术呈现了延安时期鲁艺学员、文艺工作者的观点立场的转变,直观表达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时文艺界的重大意义及深远影响。

《延水谣》是一次红色精神文化的重唱,也是对延安文艺精神的回眸和咏叹。“经过硝烟洗礼的作品才能让利刃跳舞,得到群众认可的作品才能广为传唱。”于是,滔滔延河边,女娃娃们哼唱起了“延水谣、延水清”依依送别;巍巍宝塔下,后生们吼起了“拿起枪杆上火线”奔赴战场。剧作演绎了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展演的昂扬精神风貌。

在话剧《延水谣》中有一个值得关

注的创作问题——如何将英雄主义精神铺陈在人物悲剧命运之下,使其成为革命者奋斗的底色。范团长和战士陈大川身上的“悲壮与崇高”就在于此。剧中塑造的范团长,以不拘小节的风趣个性和冲锋在前的英雄气概,展现出生动的革命军人形象。同时,铺陈在硝烟战火背景之下的爱情,更显得分外动人。范团长拿着弹壳制作的“笔”作为与文慧心爱情见证的动人场景,为其牺牲积蓄了厚重的悲壮力量。

战士陈大川是剧中一个普通角色,但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很是出彩。起初,他对鲁艺青年的部分行为心有怨言,甚至直接把马鞭摔到地上表达自己的不满。然而,当炮火袭来,他却毫不犹豫地掩护鲁艺学员而牺牲。舞台灯光聚焦在他倒下的身影,营造出富有象征意义的景观——战士的生命之火燃烧殆尽,血色中显现的崇高精神,震撼了年轻的鲁艺学员。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牺牲的战士高唱起《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万丈!”

音乐在戏剧作品中承担着主题、情节的、性格的、情绪的、气氛的、节奏的、风格的、时代民族地域、时空变换、形式结构等各种表现任务。《延水谣》将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经典音乐作品,如《二月里来》《南泥湾》《保卫黄河》等融入其中,使其所要表达的人物精神面貌得到强化。

作品中,陈大川的牺牲也推动了鲁艺学员思想的转变,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英雄形象不是空想出来的,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发现现实中的英雄。经此,原本推崇《秋夜》这样孤芳自赏作品的林逸萍,开始发自内心地想要书写普通的战士了。在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熔炉里,鲁艺学员们在锻炼中成长。他们绝大部分人经受了斗争的洗礼和战火的考验,最后坚定选择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前进方向,深入生活,与民众相结合,创作出一系列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

《延水谣》成功地塑造了鲁艺学员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和生死考验之后,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故事。在满怀革命激情的战斗岁月中,“鲁艺家”在延安文艺精神的感召下,在为抗日将士和乡亲们演出与艺术实践中,创作出众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经典作品。话剧《延水谣》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延安的社会历史状况、面临的战争形势、鲁艺的教学情况、人员构成、学员思想状况等,都做了合乎历史现实的表达。作品以艺术方式带领观众回望光辉革命历史,领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内涵,也为观众呈现了“鲁艺学员”在成长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鲁艺家”过程中经受的精神淬炼。

仰望星光

——军旅题材长篇儿童小说《星途》读评

萧回

的一件件事,让桑果充分认识到,英雄的生活中不只有耀眼夺目的光环,更有着日复一日的艰苦付出和千钧一发之际的勇于牺牲。桑果在认识英雄的同时,也更加认清了自己。

作品中,主人公桑果奇幻的经历旅行,是通过科学老师研发的“镜像转换系统”实现的。“只要在光影舞台上出现某个场景里的某个人,测试者选中他,踏进舞台的光影世界,就可以镜像转换,从自己的世界进入到那个人的世界,成为那个人。而且,彼此有着一样的记忆、一样的技能,只不过测试者仍保留了自主的思维和意识。”这一情节的设置,富有科幻文学中空时穿越的意味,在军旅题材文学的书写中相对少见。

作品以紧贴少年儿童成长现实的叙事,深刻洞悉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和心理变化,将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棘手或普遍的问题,转化为娓娓道来的故事。这其中矛盾、有说理,更有温情。作品通过故事引出问题,通过故事认识问题,也通过故事分析和解决问题,最终将少年儿童“成长的烦恼”变为“成长的启迪”。在作品中,小读者不但能找到自己成长的影子,也能寻觅可资借鉴的成长路径。儿童文学的读者并不仅限于儿童,家长、成年人也能够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中有所收获。对广大少年儿童来说,《星途》在一定程度上是照见自省和自我认识的镜子;作品对儿童生活、心理的深入细致书写,也帮助家长从儿童视角理解儿童的行为和情感世界。

作品敏锐捕捉到当今年龄儿童面对的“成长的烦恼”,在儿童文学的书写中,深刻洞悉英雄主义精神,并以此厚植助力儿童成长的精神沃土。高满航近几年创作的《爸爸星》《月光英雄》《影子英雄》等军旅题材儿童小说,熟练地将军旅元素和英雄梦想融入儿童文学作品,塑造出黄豆、吴桐、霍赞等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少年儿童形象。这些儿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如果能够轻而易举走进自己偶像的世界,继而成为偶像、经历令人艳羡的一系列“高光时刻”,你是否愿意立即实现这一梦想?这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满航在新近出版的军旅题材长篇儿童小说《星途》(新蕾出版社,2024年1月)中书写的奇幻故事。

小说中,五年级小学生桑果经常受到同学余宝的欺负,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要成为梦想中的英雄战胜余宝。然而,现实中桑果却总是败下阵来,直到有一天,桑果遇到了3名来学校做报告的火箭军部队官兵。他发现,不但自己对火箭军官兵深感敬佩,就连余宝也对他们心怀崇敬之情。于是,他就想着:如果自己成为火箭军官兵中的任何一个,余宝无论如何都不敢欺负自己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桑果真的走进了他崇敬的火箭军英雄的世界,而且在3个英雄的人生世界中各走了一遭。

这次奇幻的旅程,以及在其间经历

寻梦太空

——长篇儿童小说《宇宙的梦想》读评

马光复

《宇宙的梦想》(晨光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5月)是儿童文学作家葛亮创作的一部讴歌我国航天事业、书写新时代少年成长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品。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为航天城子弟小学,从一个航天一线工作人员的孩子肖宇宙视角娓娓道来。肖宇宙的父亲是火箭工程师,母亲是研究月球车的科研人员,他们都是潜心航天事业、奋战在航天一线的科学家。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下,肖宇宙幼时就在心中种下了“宇宙的梦想”。作品用诗意的文学手法,把天上的星空和人类亘古以来的理想统一起来,书写了新时代的飞天梦想。

在小说序幕部分,6岁的肖宇宙第一次看火箭发射时爸爸对他说的话,如同一首隽永而富有哲理的小诗:“人很渺小,但可以装上很大的梦想,而梦想,会带领人类走得更远,走向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这是主人公肖宇宙名字的含义,也点明小说的主题。《淮南子》中写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作品将人们心中的宇宙之远、科学之奇和少年童心之诚结合起来,通过两个立志成为航天员的孩子视角,描写了少年的成长和友谊,将少年成长与中国航天发展史穿插叙事,展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

中国航天人的勤劳智慧和创新精神,对青少年思想品德养成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具有积极作用。探索宇宙的奥秘是人类数千年来延续不绝的梦想,这一梦想带领人类走向了更远的空间,拓展了人类对自身所处空间的认知。书写“宇宙的梦想”,不仅让少年儿童真切鲜活地感受到了航天工作者的拼搏、坚韧和可爱,深切感受到令人敬佩的航天精神,而且对中华民族不断探索进取的精神进行了深刻揭示。从文学的功能方面说,这是以航天精神塑造童心的重要方式。

《宇宙的梦想》所书写的属于航天领域“硬”题材。如何把“硬”题材写“软”——符合少年儿童读者的认知特点,是儿童文学创作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宇宙的梦想》一书中,作

家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进行提问、思考和感受。作品力求在叙事中一步步拉近儿童读者与作品主人公的距离,让优美的文字、动人的故事、饱满的情感抵达小读者的心灵,进而打动他们,赢得他们的喜爱,带给他们以科学启迪与精神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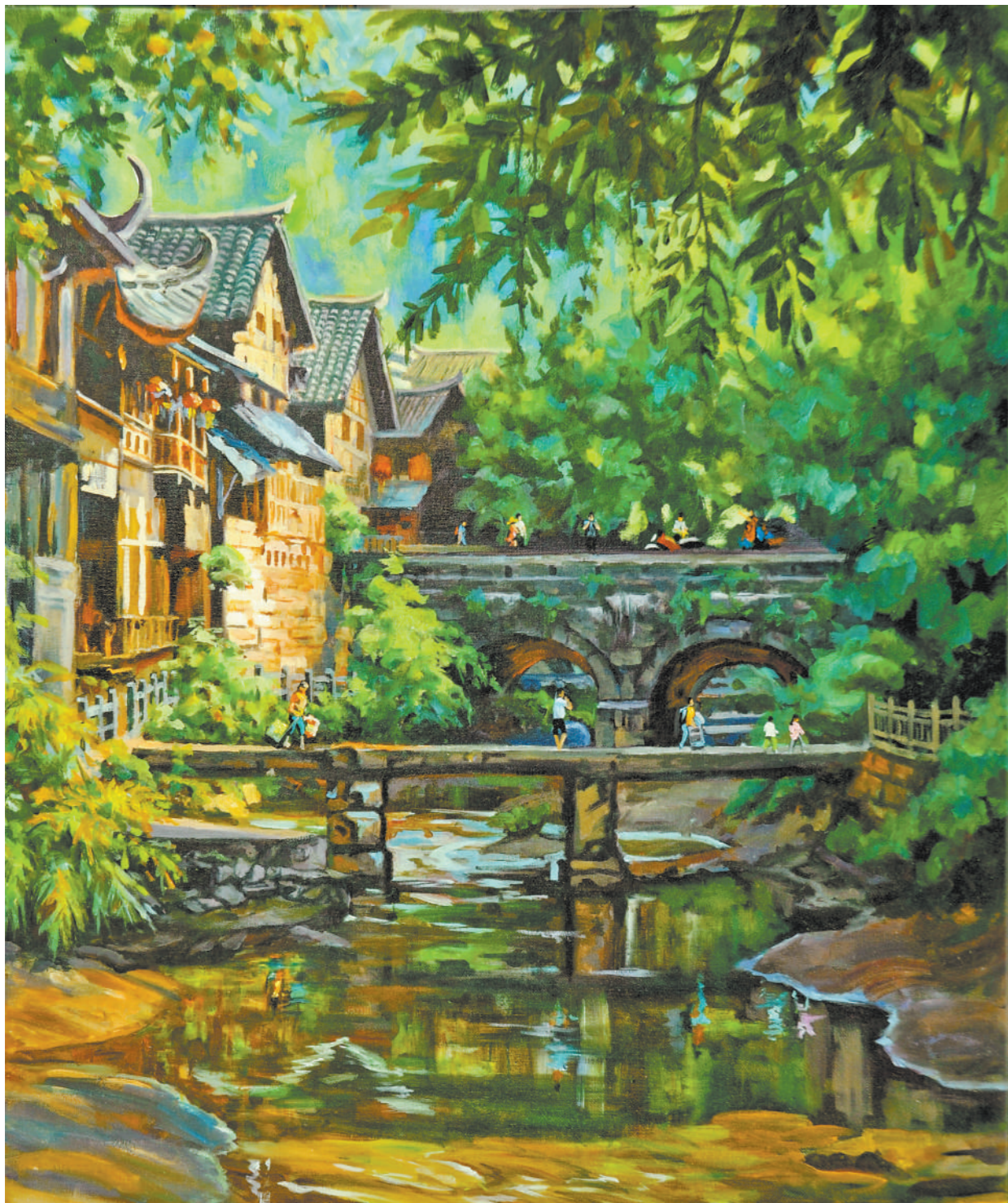
主人公肖宇宙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与同学们立下了“志在航天”“志在宇宙”的理想。他向往着北京航天城,向往着祖国的航天事业,向往着宇宙探险,向往着探索大自然。作品中,成长故事是在伴随着主人公克服一个个困难挫折、展现不屈不挠奋斗精神中铺开的。作品中写到了身为火箭工程师的肖爸爸,在一次发射失利后为航天城子弟小学做讲座的情节。肖爸爸说:“挫折和失败会使人变得聪明。失败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但也能变成攀登顶峰的台阶,变成打开成功之门的敲门砖……中国航天人不怕失败,我们会回答所有的疑问,迎接所有的挑战,创造红军长征那样的奇迹!”这对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正确认识现实挫折具有重要意义;失败了该怎么办,考试失利、比赛落选该怎样面对。

《宇宙的梦想》塑造了典型的少年儿童形象,其中突出的人物是主人公肖宇宙和他的同学安知道、马敦实。作品在描绘人物和事件时,不仅鲜明地书写了少年儿童茁壮成长、朝气蓬勃的共性特质,而且细腻地写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孩子是家庭的镜子。作品书写了支持孩子们梦想的父母,并在“父母”这一身份之下书写出一代代航天人努力拼搏、甘于奉献的精神。肖妈妈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与坚守,肖爸爸在发射失利阴霾下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以及安知道一家三代对航天事业的执着与坚守,都是对航天精神的生动展现。作品中,安知道寻找已经去世的妈妈足迹,当读到妈妈小时候在学校刻下的“我要造大火箭”这几个字时,孩子们感动得哭了……作品书写的感人一幕,把我国几代航天人的航天梦想与拼搏奋斗精神,通过孩子们的故事展现出来。作家通过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的正

童文学人物形象共同组成健康成长、自立自强的少年儿童群像。无论是《星途》,还是《爸爸星》《影子英雄》,呈现在作品中的儿童都具有自觉的成长意识。这些作品中的小主人公们一旦认识到自身的短板和不足,不但能够勇敢面对,而且主动选择迎难而上。这是英雄气概、自强不息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星途》对精神主题的书写独辟蹊径——以小学生桑果为少年儿童的代表,发现、探寻属于桑果的,也为广大少年儿童可感知、可理解的英雄主义精神。

《星途》在坚持英雄主义书写的同时,将“科幻元素”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主人公桑果的超现实“旅行经历”,在军旅题材儿童文学的书写中拓展了新的表现领域。超现实的“旅行经历”赋予主人公桑果观照成年人世界中英雄生活的眼睛。作品对于桑果的书写和对英雄主义精神的呈现,因为叠加了成年人的经历、视角,以及成年人的感悟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儿童文学中英雄主义精神表达浅表化局限的突破。桑果化身火箭军军人走进军营,在与战友共同的训练生活中,扎扎实实地见证了英雄的平凡与崇高。作品对于基层部队生活的书写,为“英雄”在文本中的诞生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突显,构造了真实生动的时空背景。

《星途》在内容题材上以“军事+科幻”的独特切入角度,采用虚拟的“镜像转换系统”,带领少年儿童走进火箭军官兵的工作生活和精神世界。作品巧妙的故事情节设置,不仅圆了主人公的英雄梦,也使得主人公深刻认识“英雄”的含义。作品突破常规的军旅文学作品叙事方式,以超现实的创作手法,生动讲述了奇趣横生而又一波三折的故事。作品大胆采用交叉、设置悬念等文学创作手法,在军旅题材儿童小说表现的生活内容、艺术手法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碧水悠悠(油画)

韩光新作



长征

第6129期